景宗朝 下

輯要 十六

共二十

朝野輯録卷之十八

景宗大王下

被罪秩

金昌集字汝成號夢窩文谷子 肅宗科領相謚忠獻第農菴昌協 肅廟科禮判典文己巳後不仕三淵昌翕逸進善圃陰昌緝教官早卒老稼齊昌業進士衛率不仕澤齋昌立矣○公星州受後命次先考臨終韻曰 聖世曾無塵露裨此時羅禍豈非冝岩廊白髮惟忠赤譲荷 先王特達知又次三淵除夜寄島中韻詩曰燈火青熒問幾更自然臨命意未平鷄鳴喔喔夜何短城角鳴鳴天已明

吉語作傳那復喜幺音錶至不須驚泉臺此去從摩季猶
勝人間獨苟生〇金吾郎趙文普以靜菴後裔臨門督迫
公曰何不念乃祖仍口呼曰愛君如愛父天日照丹衷先
賢此句語悲切古今同〇閔尙書鎭遠贈書曰死生之際
可無奉告惟以先大爺臨命不亂仰勉四言詩死生常理
惟義之適刀鋸衽席奚避奚擇惟公一生只知有國歸拜
明陵庶幾無怍公荅書曰千里被逮僇辱備至反不如一
死之爲榮今到星山始聞有後命其亦幸矣何待台教而
自勉於就死之際予適台来在此地可收吾骨无豈非幸
耶次四言回呈攀髯莫及嗟我奚適斷斷危衷夷險不擇

報效曾蔑一死殉國　先王鑒臨宗無愧作○子濟謙於蔚
山逢聞罔極之報而不能死越五日就囚在囚目見省行
之杖死令初四日移配富寧生出圍門玄扃已閉奔哭江寓
奉遺命於箧前不能自引而下從所適北路荒絶又有臺
啓死生未分令峻行權奉饋奠獨向閔程蒼天〻〻此何
人哉嚴程難稽拜辭忽〻次先祖臨命韻示兒輩生世元
来無所裨鼠肝虫臂孰非宜丹書他日伸先枉莫忘先教
乃父知在謫作看行墓銘八月臨命寄子峻行坦行孫履
長各有書云〻　英宗乙巳贈吏叅
李頤命字養叔號踈齋東皐綏祿曾孫白江敬輿孫竹西

敏迪子 科左相謚忠文○子一齋器之進士 女金昌運金
時發林家翼金信謙金遂祚孫鳳祥○凡師命判書己巳禍
孚命監役穿益命縣令 師命男喜之毅之偉之女金晋澤
金龍澤益命男重之頤之女任行元
李健命字仲剛號寒圃齋白江孫西河敏叙子 科左相
謚忠愍○西河主文任昌命相魁臺啓拔穆遂定相避法
西河曰此謂三寸黃柑猶子請也○子勉之述之孫頤祥
公稟全德山臨命絶筆詩許國丹心在死生任彼蒼孤臣
今日痛無面拜 先王 朝廷命莅斬日氣自喉中出如虹
亘天日色陰曀云○弟相公觀命字子賓號屛山辛丑爲

奴於德川着平凉子布衣日〻入官庭灑掃退待官門終
日郡守請止而不從少論倖来安而受之公愈益勤
趙泰采字幼亮號二憂堂師錫任肅宗科右相謚忠翼
○子孫彬觀彬讜彬
結案秩 昭鑑曰甲辰憲府啓曰壬寅獄百般粧撰一例虛偽云〻詳見下辛壬獄事合錄条
白望年三十六龍澤給寶劒於矣身以為 先王國喪日
入宮行大意手天紀獜重喜之龍澤等以銀給於矣身使
傳給矣身所竊取宮女納于其四寸宮女李氏名墨世方
為大殿内人矣身同姓宮人白氏與池尚宮等使之行
藥此則庚子年半年經營之事喜之作謗文歌詞誣陷聖

躬流入宮中具單矯詔有廢世子爲德讓君之說趙洽出
銀二千餘兩尙吉出二百餘兩義人出五十兩喜之出七
十兩金民澤雖無銀子不與矣身相面但龍澤天紀等語
必稱致中事必咨致中〻〻民澤之字也矣身到府龍家
矣身風神軒昂憐重在座見之曰此俠客流也府龍曰俠
客中第一人憐重詳問居住翌曉携驢到矣身家騎與卒
去龍澤家憐重喜之天紀列坐酌酒相盟結爲死生之友
各書掌中字以示心事龍澤書忠字他人或信字或義字
矣身書養字左右相顧不知其意天紀覺得大笑蓋願命
字養之矣身疑龍澤輩推戴願命故也矣身所聚銀一千

三百兩錢一百四十兩自捕廳搜得於二英移藏處的實加
刑物故戮屍
金龍澤年四十三庯龍招內刃劫謂之大急手藥鴆謂之
小急手謀議廢出謂之平地手此三事金龍澤李喜之趙
洽洪義人李天紀李器之沈尚吉洪哲人白望等多聚銀
貨爛熳相議白望來矣身家與矣身搆重天紀喜之列坐
酌酒為盟掌中書字白哥問主上病重如有不諱世無劉
備何為耶諸人曰雖無劉備自有其人白哥以巧思之人
疑矣身筆以李頤命為推戴故問劉備又曰矣身給貨劒
於白望臨 先王國喪時踰垣入宮行大急手是如為有

置矣身皮鞘常刀果爲出給白望所謂寶劒月捕廳搜得
虎龍招內曾見此釰於白望房內云矣身所謂常刀故於
巧飾是孫矣身問于天紀曰所謂小急手者用何許藥耶
天紀曰白望以銀五百兩買中原凡藥一歃即死云矣身締結
日哥賊事爲謀時義人兄弟以天紀隣人入其中矣身招
曰吾三人出萬死之力在此一擧彼洪何人爲梅花点耶
爲孫行藥云者器之喜之 皆入義人麟重及矣身六人以
銀給白望納池尚宮烈伊使之和藥行之爲孫謀廢云者矣身
往安國洞金普澤家時令喜之作諺文歌詞百餘句皆誣
陷 聖躬之言使虎龍傳白望流入 大內具草從中矯

詔令内人烈伊及宦官張世相孫國良乃下事相議而
其語多不能盡記而盖首書不穀忝位下端有曰廢世子
某為德讓君云内間交通行藥等事遲晩拒逆加刑物故
殺死
鄭潾重年四十九天紀龍澤白望結約掌書與白望招同
又曰李太華有幻術要得印紙来銀錢洪義人方為繕工
奉事踏印給之希龍入池尚宮家又恒處於天紀家故矣
身知之希龍擧矣身言謂希龍曰吾既謀殺其人何可食
其祿吾將棄官此一款曖昧與天紀龍澤知情不告遲晩當古
介行刑○潾重贈白望劒詠荊軻詩與之都付甫脉之鬼

神知暫試夫人乜長辞呂伯城封函紅血透寒日白虹生
臨發更歌起誰知和筑情
李天紀年三十九二手事與龍澤等相議與白望酌酒結
盟掌中書字事皆與諸招同席龍所納矣身手札三度内
二度則語多陰秘其書曰允臣如出則往見如何讀書吟
詩決非甚特君可謂便作別人非細慮也所謂允臣窪官
張世相也他書又曰久也昨日八去有何所聞耶久也日
望之字也發脹入闕促行樂事云云僧頭扇五十柄大簡
紙一百幅傳給池尚宮而手持銀子親往席龍家傳給池
尚宮矣身持銀二百五十兩来席龍家招白望面給厥後

陸續補給爲二千餘百兩虎龍又以爲器之民澤濟謙等
皆以虎龍爲具嗾捕將李弘述欲捕殺之故實身令李濕
往于捕將崔得晃之白望與龍澤寂覲虎龍則與實身寂
親隣重稱以尚吉虎龍白望使實身相知之後虎龍稱以
英雄爲不可聞之說言既入耳之後不可擇然告變將何
以處之乎既不能斥絕則但善待而已因循荏苒以至于
此虎龍既與實身深言則必除去吾身然後可以展足故
有此告變知情不告同罪而實身不能先虎龍更誰咎乎
云云加刑物故戮屍
李正植年三十五實身與徐德修爲七寸親金昌道爲查

頃張世相則素所親切 上年十二月美身與昌道偕往世
相家世相曰李昭訓飮毒方欲命絶此女死則豈不好乎昭訓喪出後世相
謂美身曰此藥又有用處必一千兩銀然後方可用二百兩不足此數得
於趙洽以来云美身卽往見洽得百兩給世相而百兩則昌道追後
覓給於徐德修而所謂用藥處卽指 上躬也當初趙洽父甫
重爲平兵時與世相龍澤天紀締結銀子八千兩自兵營收合
上送大小主許無不排布世相謂美身曰今則聽政事已誤
矣自内晝得惱忌一張則當依判付擧行而今已路絶奈何
宮城扈衛事出自壯洞領相家領相忌李森勇力出爲忠兵
柳就章扈衛時便於任使故分付訓將李弘述爲中軍盖弘

述與昌集同心故爲此輩云〃不待時處斬

金昌道年四十一毒殺昭訓更試他處已出正植招而行藥事徐德修與宇寬一心喜之已得銀三百兩摠戎使尹懿亦在出銀中一日正植曰徐德修言聽政事雖不成臨急將下云豈不好乎矣身往領相家曰聞徐德修言將有如此事云須勿復爲不緊庭請直爲輩行云則領相曰左相之意既如此則當相議輩行云〃數日後領相謂矣身曰汝之臨急將下尚不下何也矣身答曰未知其故一日領相謂矣身曰昨者李喜之來言汝與正植宇寬趙松等作黨有所爲事云是何事耶矣身答曰喜之與白哥睦哥有謀議事云矣〃身往見喜之〃〃曰沈子言輕凡事皆泄〃於虎龍將

来恐有告變之舉器之又往見顧相曰此事甚危待僅忘
下宮城邑衛則好矣顧相曰然庭請終日三大臣會倫遇
司相議言于兵判李晄成出李森為忠無以柳範章為中
軍蓋邑衛舉行之際使少論不敢入且拒塞疏章之意也
一日正植責矣身曰汝家大臣聽政時胡爲庭請三日使
事不成若少論得時汝家大臣先死左相言首相若先唱
則必直爲舉行汝家大臣本儱侗爲庭請之舉矣蓋李正
植金龍澤徐德修等聚銀為事矣身同參的實不待時處
斬
徐德修年二十九 昭訓有害矣身家故與張世相毒殺之

世相曰其藥將施他處有銀一千兩潑可用之矣身覓趙
洽沈尚吉銀送世相家曰必慎密為之世相曰前用藥有
餘存可推移用之昌道正植曰聽政事不成老論將敗若
倫忘下則好矣器之等以倫忘若下則宮城扈衛以拒蹕
章之患謀逆的實不待時處斬
李遷年四十六丁酉年間張世相以將有獨對之舉先通
于李頤命非久果為獨對自此聚銀入送使世相畐于泄
尚宮上年五月聞鄭宇寬言則頤命買得毒藥持藥而歧
一派係德修也一派器之天紀輩也矣身出銀豊德時一
百兩驪州時二百兩同參逆謀的實軍器寺路處斬

金盛節年五十四徐德修言丁酉錦平尉燕行時器之父子使譯官張知事者買藥以來器之謂德修曰藥事吾父亦知之且言已作廢君喻忘事已至此今則不顧死生而爲之厥藥使守寬送于世相與水剌次知金尚宮同謀一次試用旋即吐出器之輩以爲藥不猛更當聚銀買得他藥云云此事喜之器之雲澤民澤趙松守寬主張上年十一月矣身聞金昌彥曰昌道近聞有殊常事而大監厚待何也昌彥曰近來時事漸漸罔測故大監使昌道洪守柔入於世相矣矣身曰昌道人事無形豈能任事十二月初三日矣身往見昌集曰聞初六月大疏當出大監必先受

禍奈何昌集畧不動念曰今番則無憂矣初六日往見昌
集於待罪依幕慰其弟昌業之喪仍曰大監唯恃昌道世
相自謂無憂矣今何如昌集曰時泰得弘述銀給世相方
圖換何汝亦知之乎矣身曰吾亦知之李明佐即弘述養
孫之兄為弘述有所圖而被罪入獄之人何以擬為大將
乎大監勿生如此之念昌集曰時泰丁寧言吾行未發之
前必復得入矣今番事朴尚儉輩從中為之以此上聞必更有處分矣同月初九
日矣身往見時泰曰此物易於中間花消世相將何以為之也時泰曰必肯石烈與尚儉有連內外
符同世相若持銀貨入去則可以緩頰成事矣十三日逢宇寬於趙松家則
宇寬曰待世相還而姑無好奇云云昌集顧命不——

得已十五月發行十七日宇寬告息於時泰曰銀子不足
事尚不成尚儉有道有大作亂之勢世相加得銀子然後
可以成之矣時泰招昌道〻〻得總戎銀子事往尹懲依
幕矣二十三日世相赴謫時寄托于宇寬而去時泰赴謫
時言於矣身曰宇寬所授銀錢捧給云〻大抵邢儀賓錢
仁佐李崇祚李德崚等若捉問則可一〻現發矣〻身同參
的實不待時斬○盛鄭招內金尚宮試藥旋即吐出云〻
藥房啓考見庚子十二月十五日問安啓中有昨日吐出
黃水幾一升許之語以此觀之自上吐黃水果是庚子十二月
十四日矣以此查考則似有憑覈之端鞫廳大臣請出付

金尙宮則初以無有爲教 翌日鞫廳議啓 批旨曰內人査出
不非難事而憑藉黃水欲殺老論之意尤極無據所謂
金宮人卽獬貞也今已死何處做得乎領相趙泰耈請對
還收批旨右相崔錫恒疏援藥吐痰之言旣發於罪人之
摠之欲查出以治者鞫体所不可已掌令李景說疏金姓
宮人尙在宮掖行藥主人雲澤久逭鞫治請並加嚴刑院
啓感歎搭進藥吐出之說與黃水吐出下政院之事日月
相符金姓宮人疑似者出付鞫廳 答如煩三司伏閤啓
賓廳啓皆不允至癸卯冬正言尹恕教疏或者此賊 先
朝以來供奉已久以 殿下所愛亦愛之意有所不忍耶

淑媛逍賊以 仁廟後宮承恩產二王子一翁主然而逆
節已著 孝廟快正典刑 先王寵姬加以顯戮顧何有
於一逆婢而 殿下持難至此云云自此至甲辰文蔭武宗班館學疏
三司連啓大臣連啓至 英宗即位停啓
鄭宇寬年四十七同黨既被拿矣身知必死議于徐德修
〻〻曰汝若被拿則某条托故捉入訓將則可生事矣〻
身被捉果爲趣引矣〻身係托於世相家正植昌道等徃
来相親正植曰此 主上若在則老論將盡死出一封物使
矣身傳世相矣身以手捫之即丸藥數不過十餘矣身持
入闕中傳給世相一日世相謂矣身曰今此聽政老論不

為擧行此天與不取也別高備忘即為宮城邑衛則好矣方
以此言及於德修其後領相與訓將相議定計云云同參謀
逆的實不待時處斬
張世相年 上年十二月換句後常能來矣身問曰右
常言 主上做事不快令何犒烈矣身答之誣辱之言並
於 兩殿孫德修金昌道李正植鄭宇寬輩相議行樂之
事於矣身渠輩不無往來之事矣身亦豈不知乎交通池尚
宮矯詔之事果然而行樂事出自白望入送矣身謀逆的
實云云物故戮屍
二英年二十八白望及望母與其妹池尚宮相親往來白望

囊中黃色九藥池尚宮出來矣家時白望親自給與送矣
身與知的實不待時處斬
沈尚吉年四十五　國家病患方重平兵未差之際李天
紀付書虎龍送于矣身求銀百兩矣身即給之意必用於
求官事其後龍澤天紀輩頭有深處周旋之氣色扇子別
擇求之矣身亦給五十柄仍往天紀家則天紀封其扇送
池尚宮云矣身曰平兵非久當出故要君輩周旋縱無事
實吾之主意歸虛向來銀用於何處天紀曰其銀亦有去
處但觀畢竟成事矣身問睦虎龍自許以英雄君輩用以
使喚有周旋事云其所周旋云何天紀龍澤義人曰所謂

白望者比虎龍尤為豪傑池尚宮以年老宮人能用權所有銀貨因白望虎龍用之矣身以為吾之為叔父圖爵之計每多虛諫汝輩為何等大周旋而百兩之貨用之無效耶當初雖以圖爵出給畢境此輩用於締結宮禁逢旣不待時處斬

沈楷年七十三在全兵營時上送木錢紙簡於家侄尚吉蓋尚吉通書于矣身曰有銀貨然後可以圖事所謂圖事老論行貨於池尚宮矣身同參的實不待時處斬

柳純章年五十二上年十月金昌集曰軍門當以親信人布置令公為之則好矣及庭請終日矣身謂梁益標曰訓

句中軍作黨若得大臣分付則可為之益標告于領相〻
〻曰好矣益標果傳于弘述以矣身差下捉刺弘述〻〻曰
庭請罷後老論甚危一邊以軍兵守直闕門一邊撲殺宦
寺更請傳禅軍兵甚可從乎矣身曰大將傳令則豈有不
從之理云〻知情不告的實更以同情遲晩處斬
梁益標年三十八矣身既知宮城扈衛之謀以中軍差出
事往来傳語知情的實堂古介行刑
洪禹采年三十三上年六月金省行使矣身往張世相家
探知内間事世相曰内間事已整齊外間事宜善為之兩
句大將必以吾人為之云〻矣身與省行往見世相探知

行藥事同叅謀逢的實不待時處斬
李明佐年四十三矣身出銀七百兩事段矣身往從祖依
幕受三百兩又使李世復往從祖家持去四百兩并送于
趙松使之用於張世相以畫換局一日金時泰來言矣身
曰時事將有好機今夕君家大監當承牌招之擧內着戎
服由小路詣闕吾方進領相依幕亦告此事云交通宮禁
畫換局面的實堂古介行刑
金一寬年三十九上年六七月間往器之家則器之與人
閉戶密語曰君爲領相孫與德修昌道守寛單爲何事此
單從中偷食云云此是金省行也省行謂矣身曰吾與器

之黨稍異汝之所聞不可輕說於器之云云諸賊每以矣
身爲虛踈不爲快言而知情不告的實堂古介行刑
李守樞年七十五矣身在平山時李正植歷入曰李政承
以獨對事爲憂疑故器之出銀二百五十兩給趙松使傳
張世相目內彌縫云頃年日中有黑子之變其時遇知天
文者前察訪金鎭普之第二子名不知者問国事及獨對事吉凶答
曰　上候方重可慮李相則無患云云遲晩物故
金兄復年三十七庚子五月見李宇恒云云曰近日之變
國家病患應於此耶或應於獨對大臣耶大臣死則吾亦
當死且此變或應於換局耶矣身曰雖換局今盤歸臥楊

州如古之李廣則有何患予亂言犯上堂古介行刑
崔壽萬年一十矣身遠謫海县欲爲死中求生之計適與
李彛憲智阎誣招的實堂古介行刑李彛憲放送
任敞結案拒逆直爲行刑
物故秩
白望刑八次金龍澤刑七次李天紀刑二次李喜之刑八
次李器之刑七次張世相刑四次李尚達刑十次墨世刑
十三次李弘述刑五次趙松刑八次金省行刑九次金民
澤刑八次李宇恒刑三次李尚韺刑三次洪哲人刑五次
洪啓迪刑四次洪舜澤刑三次金雲澤刑四次吳瑞重刑

十六次金時泰刑九次甘時嵩刑二次并物故趙聖復刑五次丞正邦刑九下後物故〇李晩成瘦死獄中〇玄德明錢仁佐金昌彥白烈并杖故

緣坐秩

金昌集子濟謙絞侄金彥謙金用謙金養謙金信謙孫金達行竄〇伊金午錫壬説爲奴

李頤命子李器之物故李懿之弟益命竄侄喜之物故

李健命子李勉之李述之絞兄李觀命爲奴侄李徽之李翊之李憲之竄女貴愛孝愛婦阿其深閨妾寶倍爲婢孫壽山孝山次山乭山竄

趙泰采 子趙觀彬 寡
李器之 次玉連 伊鳳臺 爲婢
李喜之 淑伊 仇加金 爲奴
金龍澤 子金大材 敎 金景會 金文會 金碩會 金光澤 寡
淑昌 一愛 五愛 爲婢
李弘述 弟李弘遴 李弘遂 姪李世裕 李世祉 寡 泰婉 爲婢
鄭璘重 子珦 敎 鄭厚得 鄭彥得 鄭民得 鄭璐 鄭瑛 鄭球 鄭琰 鄭
珍 鄭瓊重 鄭奎重 鄭甫重 寡 慶任 延順 爲婢
李天紀 任伊 爲婢
沈楷 子沈尚奎 沈尚友 寡

沈尚吉子載敍沈尚喆 沈尚奎沈尚友沈悟竄
柳純章弟柳惠章柳啓章柳夢碩柳明碩柳福基柳仁基
柳聖徵竄
金盛節子金柱天侄金時吉金時喆金時述金時逸金時
敍竄 端愛婦順惠 妾五逢爲婢
李遷子永重又得敍子敬重庶弟七輝世輝竄妾蘭香賣
香承香爲婢
禹洪采又禹相安子禹鳳徵敍弟禹鳳龜侄禹鳳儀禹鳳
翼禹鳳紀禹鳳臻竄妻末任女鳳愛爲婢
洪彥澤 洪尚寬洪好寬洪重載竄

趙聖復 弟趙聖集 敍

金春澤 子侄 金德材 金厚材 金善材 金俊材 金養材 金用材 金延澤 金祖澤 金福澤 金聖材 海得 海孫 驥孫 并竄

洪晳人 弟義人 竄

金昌道 弟金昌世 金昌衍 金得謙 金福謙 金明謙 金壽伯 金壽河 竄

鄭宇寬 子再興 已命捕斬 鄭仁瑛 竄

白望 白昉 白尚輝 竄 弟白立 捕將李森捉刑撲殺

徐德修 文徐命伯 竄

李尚鏶 弟李尚銓 竄

張世相　池烈伊 并婢籍
李正植 弟 李宜植 李德興 李來興 竄
竄配秩
閔鎮遠　以聖復薮配也　盗地資送事遠竄 鄭夢啓 又昌
集賜死也　躬往面訣　且其子婦即賊集之女無意離絶
極邊遠竄 朴徵賓啓
洪錫輔　右挨請對　敢以　從何聞等語迫脅　聖躬遠竄
持平尹聖時 朴鄭夢啓　後以永貞詩援出事請拿鞫 徐
命遇啓
徐宗伋　以賊復之疏　謂之　悖妄遊辞嘗試盖欲右袒爲

救解之許島配 正言李明誼徐宗厦啓
黃璹 金一鏡䟽批乡人二字指斥楨翊不啻的然承旨
璹徽稟改下遠竄 司諫李眞儒啓
李楨翊 頃年一䟽市恩徽福華之於書逼尊之嫌全不
顧忌遠竄 掌令李濟 持平尹聖時啓
金鎭商 頃年緬禮欲爲望哭引伯魚事力沮之遠竄 聖
時濟啓
朴致遠 魚有龍李重協論泰耉徑入府啓削黜 命竄
申銋 䟽論按獄大臣 趙崔 緊出罪人之口鞫廳不爲請拿
云云絶島荐棘 大諫李師尚啓

鄭澔　論尚儉獄綫治泰耆秘　慈吉遠竄 兩司啓 金昌

集表行操文哭其文曰死生命也禍福天也極邊遠竄

宋相琦鄭亨益　論尚儉獄綫治泰耆秘　慈吉遠竄 兩司啓

李宜顯父世白當　聖上在東儲之日陰懷不利之計宜

顯世濟其惡協同賦述獎詡之言極邊遠竄 大諫李師尚啓

黃龜河　不學無術仰人唇舌搆陳草記遽收成命遠竄

大諫李師尚啓

金有慶　爲灣尹時以送植爲倆稗洪禹采金昌道聚銀

貨之際劃給之令出自營閑遠竄 持平金始燁啓不允

一鏡又啓依允

任埅　西捆銀貨者老所閑支即任埅所署遠竄鞫廳啓

趙尚絅　須當望賊乱招兩相待命之際自謂此機難得奔走老病大臣之家勸其上劄如申銋之為及夫趙洽被拿其家屬恐有籍産之擧拖其財貨授入尚絅則利其賂遺接置之遠竄特平金弘錫啓

申思喆承旨金在魯開留張鵬翼大將金取魯府使金[illegible]司諫金令行縣監金希魯經歷姜頊經歷具聖勳水別等憑籍北洛之来煽動中外洛下騷屑皆從此出并遠竄獻納權益寬啓

趙正萬　隱伏賊集之家謀議綢繆獨漏於丁六人竄配

之啓遠竄 持平金弘錫啓

俞棨 辛丑十月猶忘還收時承旨恐劄批之嚴峻乃以聯劄還下之意汲〻陳啓極邊遠竄 正言柳綏啓

尹陽來 副使俞拓基書狀 咨文敢以痿弱二字加之聖躬及其與彼人問答復進痿疾之說又騰屬等語享誣君父極邊圍籬 司諫鄭楷啓

李挺周 謟事權幺灣府料理盡歸私槖西土之人以銀府尹爲獅遠竄 持平李喆輔啓

洪龍祚 虎龍〻澤面貿曰大小惡手只六七人同事廢謀與知者多金鎭商洪龍祚爲其外影云〻鎭商則已

投畀夭龍祚極邊遠竄 掌令李景說啓

李喜朝 爲頭集兩賊密結潛連此實斯文亂賊國家妖人極邊遠竄 執義李濟啓

李壽民 前統使時頭賊之荐棘也船運陸續豢養爲事遠竄 掌令李基聖啓

李廷熽 曾在嶺御多行不法其父相休亦以御官身死稱以賻物勒加收歛凛之祖墳穴短地窄諸父以継葬爲戒廷熽潛自偷葬且入臺時受慶州賊賂金蔵營將削板之啓遠竄 掌令李基聖啓

李縡 項日播忘之下以禮泰居在蒼茫之地畧不動念

亦乃倅狀請削黜後被竄 司諫李眞儒啓

李秉常

趙榮福

趙道彬

申晳

黃梓

愼無逸

李瑜

李喬岳 安允中 疏下 黃煜 誣尤菴事竄 徐宗廈 啓

洪禹著 疏下 申致雲 誣遂菴事 以頤集遺孽啓迪 至

親顯訟罪人沮亂國是遠竄 趙鎭禧啓

兪夏基 縣監 妖人相基者也以兩家共編之源流謂其祖獨編誣詆先正前冬孼幺之薦棘也饋問相續出候聖復接置天紀極邊遠竄 執義李世德啓

尹挺冊 以管城將幺賊私人行止詭秘遠竄 持平徐命遇啓

李命龍 前僉使 以賊集妻黨敢言若用吾言撲殺少論則寧有今日之禍肆然唱道又以今番逆獄謂以打成逆賊詬罵無所不至絶島定配 院啓

李志逵 於志述伏法後操文往哭有求仁得仁有何怨乎之語遠竄 掌令尹大英啓

黃尚郡縣監喜賊歸屍之日躬莅其喪造給神主遠配尹大英啓

權膺一縣監喜賊家在官門相望之地往來綢繆賊屍還
歸躬往吊哭籍產命下一隨賊孥敎之請田民任自出
給遠配院啓

任勗府使以銀三百兩給天紀求仕於願命得差龍川遠
配掌令李景說啓

尹在重泰奉附逆魁爲爪牙大小疏章皆出其手遠配司諫
鄭楷啓

文德鱗蓋岩郡守以喜之押客喜之拿來時文書除出請
鞫問後命竄正言呂善長啓

朴恭俊碧沙察訪匿喜賊於山村拿鞫竄李濟啓

皇甫謙奈奉附托健命爲世相腹心僞稱皇甫仁嫡孫冒
占齋郎島配獻納朴獬夢啓

洪禹傳前監司當 聖上代理三司疏劾兵曹公事入東
宮之命力請還收遠竄持平趙趾彬啓

朴恭登故水使朴昌潤妾子恭登締結健集昏夜往来
一依朝官貌樣傔人隨後燈燭前導遠竄持平李廷獬啓

金洙平安兵使曾在南兵當逢宦世相謫去邀入營中解
佩刀贈之路遺甚厚拿鞫掌令金灘啓

削黜秩

趙鳴鳳府使 代理告 廟聽沮尼之言删改初疏求媚
凶黨削校院啓
崔益秀察訪以凶洽之妻娚賊復之内弟聖復誣賢前啓
皆代述請罷府啓又以李世德疏削奪
李載恒慶水以逢迎至親逆頤密裡身佩密符出入罪人
圍籬削掌令鄭啓章啓
李復淵內禁將以凶集私人饋遺絡繹請罷鄭楷啓
李慶祉討捕使以趙洽妻侄納交賊集馱送銀貨以資三
手削尹會啓
李徵休水使諂附賊集蹤跡秘詭請罷權益寬啓

李瑋郡守謟附賊集爲其押客請罷金弘錫啓
李箕命郡守以頤賊賤孽濫叨民社之寄請罷金弘錫啓
徐行遠谷城以李翊私人爲翊申下媚於晩成得差削板
鄭楷啓
李敍英興海朴瑞錫近日以凶集腹心饋遺無數請罷院啓
崔鎭樞器之押客削板院啓
李英輔永同士禍之作承受喜朝風旨自爲疏頭削尹會啓
閔鎭綱軍威李淨玄風李穆槐山黃泰河聞慶吊送屍護
送喪請罷府啓
金守文禁都主張私院立功於健命代述科製結交於濟

譴削府啓

李齊尚户正任南原時出捐官帑學資器之削李玄輔啓

蔡之洪諮議盜名相門濫叨宮僚汰院啓

李聖佐安城以賊集姻親任光州時精揀屋材送黑山島

賊迪削趙趾彬啓

趙榮祿栗川以賊松嫡侄何敢守牧削金始㷜啓

宋宅相務安亂附亾黨請罷持平李喆輔啓

李相成三陟諂媚權亾請罷李喆輔啓

李時蓍揚牧投跡權門濫典圻輔削院啓

趙慉安城四亾合啓慉乃敢倡言渠方按律人〻亦按

律渠削院啓

梁彬 郡守 金雲澤謫関西也往遺中路龍澤籍産時田沓在本郡者減去膳報請罷 院啓

尹世顯 正郎 黃尚老 直長 韓宅揆 直長 朴光世 参奉 偕以凶邪氣附賊削板院啓

尹鳳五 洗馬 金致垕 参奉 得罪斯文見棄士流請汰 院啓

金翼亮 奉事 本以内奴附托春澤稱爲金宗瑞後孫濫通仕籍削板 持平 呂善長 啓

柳貞章 凶集腹心削版 院啓

宋性源 瑞興 凶黨被謫陸續饋遺請罷 正言 李普昱 啓

○壬寅九月金一鏡撰進教文旨意无極凶慘其政付標處
本文又有殺于蹈魯韋鍾巫之駭機殆亦隽趙高沙丘之餘
術云〻十月以誣獄事柳鳳輝撰成進奏文其指意一如虎
龍急書一鏡教文仍差送陳奏使
闡義昭鑑曰鏡賊既内結閹竪通其陰謀而教文敢引
陰慘文字忍誣 慈聖與今上殿下天壤之間豈有若
此類乎教文出後在廷之臣無一人聲其罪者大諫金東弼
疏劾鏡賊明彦之爲吏議也欲恭補東弼而不遂真儒
之入銓乃草付出外儒彦與鏡一心可見矣
○一鏡所撰進九月討逆告 廟頒教文畧云〻師命致祥

之蜚語妖悪自戊辰燕禖之初敵賊奎瑞之閭蔽陰邪在辛
巳盡變之際云云尚賴 先大王止慈之洪恩允邁古昔獲
令予小子不肖之涼德式至今辰云云三十年醞釀蓋久亾
徒寔繁一二臣嚴憚其誰驕氣益横孔伋仇萄之遺直吁嗟
南柳尹崔之云云冀顯奔採之傲奸意嗜彌集僅采之得肆
云云因緣紅袖締結黃門銀貨錢財之恣通賄於禁掖妖人
劍客之盡儲養於門墻挾一乙於深宮外擬豫讓之塗廁髆
千金於大國內畐雚顯之行杯頫命掌中養字之書推戴之
謀約已著囊裡矯詔之草廢出之情狀孔彰用隱語而欲除
潜呼國舅之姓名蔽誓言而決死占驗月變之吉凶苟非猶

子家兒皆是死士宿將日前得書於閹豎獨對如期夜半聚首於籌司密謀有定龍澤結姻婭之親密一聽指揮天紀托里閈之朋私陰受約束登於一觀之發語尤見諸賊之歸心昌集使昌道因宇寬而交通尚宮陰嗾省行與德修而相結貽訓先蔵內屋戚聯伺動靜而成勢中權奴使擅生殺而立威一札更肅於重宸遲速數操世相三木必出於外閫操縱輒要晚成備或逐宮城之陳兵殆不免禁庭之蹀血章光庚而改紀神鑑孔昭待小望而滯程異志欲逞大抵四色之聯劄實肇三手之陰謀林溥以謀害陳辭本非無根而孟浪李潛以向刃爲應可謂從薪之茂陵云云建命頗爲兄潭爲弟於同

堂性行特類集居領自居左而聯席聲勢相依異國宣揚敢
毀吾君而搆捏殘孽吮嚼猶乍有慈以伺儱泰采本以患得
失之鄙夫容附閹孽逆之凶黨人心憤一天之共戴汝將安
歸王法揭三尺之至嚴其亦因赦云々前後承敕者二十箇
人次第按問者七八箇月云々已將逆賊昌集顧命健命弘
述望擣重龍澤天紀喜之器之一觀克復益標二英尚吉世
相遷宇寬昌道正植德修宇恒就章盛節洪采明佐處置正
法搜十百之秘藏兼獲佩刀之在匣竄二八之奸細莫非用
銀之尋蹊藥不售於季冬嘆餌毒之未猛機潛伺於初夏譬
炊飯之已蒸謀議悉出於大家巨室貨物皆資於列閭雄藩

云〻事関宗社旣覩禍色之消沮慶洽臣民詎緩德音之渙
發云〻
○討逆陳賀王世子不參兪有龜以胷痺不參
癸卯三月十二日會盟祭○崔錫鼎恒啓元勳自 上下敎後
當錄人分等而今番上變人外無可錄之人依 中廟朝只
錄告變例只以睦虎龍超資付職何如 上曰依爲之金一
鏡曰錄勳大事豈容若是草〻鄭汝立伏法後其時按獄大
臣入勳錄今此逆黨石相獨自按治八翔鈞縠大臣當爲元勳
矣錫恒曰參鞫諸臣不許錄勳 仁廟有定式今何可違越
于一鏡曰李三錫之招渠聞睦虎龍所傳言于咸原君此一

欵招問李三錫則自有當錄之人矣趙泰億疏功臣每有三等未嘗有一人並錄者近例上變者例爲三等然則無一二等而只錄三等耶今廟堂更勘毋至草草究了韓配夏啓三等既無其人並勳勘定則虎龍當爲一等陽陵君許穡亦以上變功爲一等矣 上曰唯沈檀曰李三錫招內出徒必欲除去咸原君有所云云咸原君若無稔知出肅預爲周備逆黨何以生除去之心乎一鏡曰自 上必有察知者快賜明命 上曰依此爲之一鏡曰咸原府院君魚有龜爲元勳既已下教會盟祭退行之意敢稟 上曰依爲之○領敦魚有龜疏金一鏡拈出臣名錄勳之擧不勝驚愕慮其並錄之爲

弱嫌其當錄之無人唆嗾揑合於鞫案之外欺罔天日要以
張大勳券臣危怕逆出都門汚蟣未湔則決不敢更入脩門
云云三疏許改〇崔錫恒啓兩邊捕將誠有可紀之勞盍劒
貨是大段贓物李森設機搜出申翊夏亦同參其事且行藥
一事翊夏譏摘舜澤之奴箇箇直招藥之根抵畢露其功亦
不少此二人似當錄趙泰耉曰臣病甚久未參鞫各相詳知獄
情依其所達勘定好矣錫恒曰森當爲一等翊夏爲二等虎
龍爲三等矣 上曰唯〇李森疏辭云云申翊夏疏辭云云
院啓勳名不稱公議不厭請亟寢李森申翊夏錄勳之名崔
錫恒曰初無元勳故以李申御逢矣今已削勳依盧永孫例

单勳之外無他道矣趙泰耉曰豈必無中獨索乎只錄单勳
何為不可沈檀曰豈可以同參逆謀之人定為元勳乎錫恒
曰素無之元勳何處覓來乎泰耉曰自古告變之人皆錄勳
何可獨索無功之人而為之乎 上曰然泰耉曰以单勳勘
定乎 上曰依為之○東城君睦虎龍勳號輸忠奮義竭忠
效力扶社功臣
○會盟祭都監堂上禮判李肇捧血官承旨朴熙晋讀誓文
官司果尹遂并加資執樽官校理吳命新知製教李巨源都
承旨李世最左任舜元右宋成明左副呂必容同副洪重禹
等各給馬記事官尹容申致雲陞六捧血官辛最彦 世守

捧書官獮善柳萬重捧血官文學宋寅明書寫官忠義柳星
章許僩叙○會盟祭誓文尹聖時製進○東城君晙庯龍教
書李巨源製進○功臣領軸教書藝提李肇製進○錄勲都
監堂上李肇李師尚郎廳李世德監校郎沈維賢監造官吳
彥胄
○會盟祭不參李顯祿尹鳳儀具飛勳姜啓濤權晃朴師益
李命熙尹得仁金昌發竄
○功臣嫡長參祭入金聖廈朴泰錫申聖廈
○府啓前正郎李重煥曾任金泉時本驛大馬借人見失經
年後還推於伏法李天紀之家請李重煥拿問依啓東城君

睦虎龍疏臣於李重煥事有不可嘿者臣之事前後有二者
一則庚子護　聖事也一則壬寅討逆事也庚子羣凶謀逆
宗社如綴重煥獨懷慨激臣忠義教臣謀劃臣遂舍生爲餌
於虎口挐羣賊而過三手非重煥之忠　殿下安得有今日
乎今重煥以借馬事有所嚴覈所謂借馬即臣也送馬邀臣
臣失其馬重煥還推之失馬之罪臣實當之重煥何有哉正
言趙鎮禧啓虎龍申救重煥盛稱其功果如渠所云而渠果
實陳於鞫招則大臣寧有不爲擧論於論勳之理今於日久
事過之後因重煥被彈乃有此說請虎龍拿問依啓重煥元情
矣身因駟騎借人緣被吳命新醜詆臣己亥秋間果借一駟

於睦席龍使之往見卜山處蓋矣身來久毋還奚地而席龍
以相地擅名故也席龍騎去未幾與驛卒俱來言曰渠入一
處縶馬〻逸不得云〻同月晦間驛卒路逢騎廐馬云〻矣
身即使他吏卒偕往還推則廐兩班以爲家奴自関西買來而
既與立青毛色同故出給云〻借騎一節雖是法外爲親求
山一時借送常情之所不免云〻席龍原情上年八月大臣
諸宰列坐問臣曰汝必不獨辦必有〻功人直言之矣身曰
其人名士一出吾口爲辱甚矣不忍告也判金吾曰汝是功
臣言出汝口何辱之有矣身曰丁酉間矣身與前注書李重
煥論李潛事重煥曰今月賊子浮於司馬昭勸臣爲護 聖

李匡逆諾之間郎洪重徵執筆書之矣身所
告如是明白今重煥至此諱讓告變之功矣身亦恥之斂卻
功迹歸老宕甦素所蓄於心者不章贓謀叵測矣身禍色迫
急矣兄恐矣身陷死舉家浮海而促之上變故過於兄勸冐
爲告變之人前後事實如斯而已重煥元情爲親求山偶識
扉龍遭此罔極之誣所謂激勸忠義者只是稱道李潛也證
其激勸者司馬昭之說出李潛之疏凡有血氣孰不稱嘆況
矣身即是一家對人稱道即常事蓋丁酉間憤罵凶黨孰不
發口以此謂之激勸此果成說乎云云後因赦并放已上爛
餘抄錄
○設討逆庭試取朴師溥等　人○修撰李匡輔啓前府

使李塡以健賊反潛鎭遠姻親討逆庭試禁抑其子終不赴
試合施遠竄不允○應教李世德疏討逆科武榜張之暐下
來前縣監金定五密訪崔益秀謂以非逆而謂逆此科人不
可入吾鄕使不得捿足請嚴勘禁府啓金定吾遠配崔益秀
削奪

右辛壬獄事合錄

英宗大王嗣位甲辰冬逆賊一鏡虎龍伏法乙巳春就
鞫栲死師尚處絞戊申討逆凌弼夢等處斬一鏡追施
大逆律乙亥討逆凌鳳輝泰耈就鞫師尚真儒明誼楷
聖時宗辰明彦益寬等並追施逆律李光佐崔錫恒趙

泰億等並追奪已闡義昭鑑曰 盖自逆婢逆宦誅死之後鏡
黨謀益急而待使行先來冊封若未準請則欲以朝廷權勢
謀動儲位若準請則巫造變書以上先已募得虎龍及閭宄
輿之報乃汲汲唆嗾行計虎龍本無賴賤隷薄有技能嘗換
冒貴發跡忘常希望非分者也其所納書與招稱以下 東
宮誣而乃自做誣說一與鏡賊等疏語意同至若白望爲
東宮告變而誘以亂言急急撲殺以滅其口泰耇輩乃鍛鍊
成獄恣意屠戮甲辰憲府啓曰壬寅誣獄百般粧撰一例虛
爲其中所謂承服者或誘以如是納供則可生之意納供後
因作結案者有之或既書承服招辭卷其上端不令罪人知

之勒令着名作爲結案者有之或以承服議啓而物故啓隨
上者有之或以他罪人拿來聞傳刑爲啓旋以承服結案書
出者有之或已被十餘次刑全無知覺而所謂承服招則縷
縷詳悉決非垂死人之言者有之此等粧撰之跡不可不明
覈其時書吏羅將並嚴問書吏李曉俊供曰承服議啓而物
故啓隨上者張玉相也世相累次受刑精神慌亂喉間僅作逢
曉之語故以問目及逢曉二字作爲主意以成招辭他罪人
拿來聞傳刑爲啓旋以承服結案書出者李宇恒也其時他罪
人未及拿來前病危憊甚徑斃即爲逢曉取招罪人氣息奄
奄不能成言亦以問目及逢曉二字作爲招辭未及結案而

物故矣　上教曰其中鄭宇寬金昌道之招豈有若此之招乎雖出朝紙初不掛眼矣世道陷溺乃至於此內侍孫荊佐招曰尚儉自兒時受學於沈益昌而一鏡往來沈家與尚儉聚會尚儉所受皆其指揮矣益昌子達玉招曰尚儉家一鏡往來非止一再尹就商元徽等往來謀議換面一鏡曰以吾之文製疏以進而有尚儉之周旋則豈有不成之事乎一鏡之疏在內主張而出疏批者尚儉也凡老論疏章從中沮遏者有道也鞫獄疏決時　教曰希賊變書中乃曰洗東宮難洗之誣實則渠以難洗之名加於予也希賊既加予以陰凶之言則按治之當治可也只以拔去此一段爲請者外爲好

言其詐尤巧如欲究問則獄事不成故只請拔去其可恐此哉鏡之辛丑疏與庚變書一也以鏡疏謂之爲東宮疏者即妖險幻弄之說也險事不成變書乃出三手中所謂劍者人之相贈以劍者多矣此不過龍澤偶以劍贈白望而庚賊仍以潑成者也以藥言之爽實尤甚至於池烈 先朝老尚宮也渠以老宮人有何希冀而乃爲逆耶適爲庚所知故引以爲證渠安敢秉喪矯制耶且其時已死矣○乙巳頒教曰伸故相臣金昌集李頤命健命趙泰采之冤復官賜謚李晩成洪啓迪金雲澤金民澤金濟謙趙聖復李弘述尹慤白時耉李尚醂金時泰等還其職牒贈爵秩 并詳見 英宗朝

景宗朝下

辛丑冬尹志述正刑趙重遇拕典舉行壬寅春金一鏡遠奏
殿下既居千乘之位則私親生育之恩宜有追報之道崔錫
恒曰別立祠宇別立稱號恐合情禮韓配夏金演金始慶朴
弼夢李真儒所奏皆同○司直鄭亨益疏曰三年無改於父
子之道可謂孝矣 殿下若自內閒就其舊建之祠益其供享
之節則可以得伸私情無憾 先旨而立祠建號終有歉於
遵先之道彼一鏡以下何足道而為大臣者又從而和附他
日地下將何辭對 先王乎○領樞金宇杭疏昨年鄉儒之

疏 殿下特降倫忘辭嚴義正有以見 聖上尊奉聖意抑
情剬私不意反徑之論忽發於箋中是何舉也立祠建号之
論非淺慮之所及也金一鏡再疏金宇抗所謂昨年鄉儒盖指趙
重遇也 聖上前下嗟嚌何及之教彼何嘗不聞而隱然以
辭嚴義正等語愚弄譏辰又曰彼輩既殺重遇之後謂 殿
下深淺已現之志述誣辱 聖躬幺言罔極彼輩亦皆不出
空系其何敢然詩之河廣章范氏論曰天下豈有無母之人
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臣請追報者即沒則盡其禮
之意也彼所謂反經之説何據也私第建祠神主書嬪則
先大王爲 殿下伸私恩之地固自有裕何嘗但絶如彼輩

之論者哉〇韓配夏疏綱目晋明帝母荀氏爲元帝所譴而
明帝即位封建安君別立茅宅及其卒也追封豫章君朱子
特書之意非可知也豫章之封即臣建號之意也別立茅宅
即臣立祠之意也亨益祖述遂述之餘論必欲使 殿下絕
去天倫不以親待之至於大臣反經之論云者尤可異也絕
倫嚴恩然後方可合於經耶 殿下追報於私恩者初不干
涉於 先朝而憑籍於不敢言之地以爲脅制君父之計
殿下董斬一亾述而復使亾述之徒乃敢張目而起云云宋
寅明疏子無爵母禮經大防則稱號不當追加仲子之宮春
秋所譏則廟宇不當別立我朝 宣祖之於昌嬪 仁廟之

於仁嬪恩義之重何間所生而亦皆因其舊爵未有追加祭
之私祠亦無別建豈非今日所當法者況事關 先朝尤有
別焉伏願無棄亨益之議焉崔錫恒劉亨益以三年無改等
語爲駈脅之資 先朝末年許其建祠於私第璿源譜略
王子名下禧嬪出三字此必仰稟 先王而刊行 殿下建
禰立祠情理之所必行而了不干涉於 先王處分云云及
茅朴弼正佐郎李台徵主簿張世文典籍鄭思大等疏頃年
成一海之書進所懷 先大王痛斥之教照揭日星向者趙
重遇嘗試之疏我 殿下特降備忘而遠竄今日在廷之臣
專昧 先王處分之嚴欲累 聖上遵先之孝此出於邀寵

固位之詐如一鏡輩固不足責惜乎大臣但知和附不思匡救也金演疏臣按朱書萬正淳問爲君祭私親之禮朱子答以別廟又按春秋傳曰禮有爲其母築宮使公子主其祭然則伊日諸臣所達不學於先儒之訓又程伯子之言曰雖專意於正統豈可盡絶私恩　殿下旣承大統則是爲我仁顯聖母所生若漢章之於　明德而其於私親又豈便絶之理也彼乃敢以　先朝處分等語盡傷我　殿下情事云云李眞儒啓辛巳大臣收議曰賜以長生殿副器以生時品秩治喪依此施行判下令　殿下別立祠宇令有司供進祭需未知於　先王之道所改者何道也亨益乃敢籍重於　先朝

以爲操切 殿下之計抑獨何心向者仁章聖遷窆也靈觀
相地禮官聚匠道臣董役 先朝尚然況今日乎一自改紀
之後此單嫁禍之計靡所不至亨益前疏尚未下批而沒沒
投章胥 殿下誣逮臣豈不痛心○金一鏡又三疏亨益甥
正羣不逞者誣 先朝辱 當行陰欲爲逢德報仇之計又
曰讓寧大君曾封世子而 太宗罷廢之惟我 英廟及其
沒也命立祠屋錫号至德祠立廟建號有何未安況 殿下
自有不可已者官供奈需古例有在臣於仁嬪忝外裔有所
知者米穀油清柴炭自官輸送特令劃給奴婢田畓今用此
例何嘗有礙逼於 先朝者乎○持平趙遠命啓請鄭亨益

處寬朴紹正前忠○生員李箕重金樂曾俞迪基尹心宰俞最基金樂祖沈達最金述曾李奎采沈廷紀洪啓重李彥世徐命臣尹汲尹心雄鄭彥燮金元謙安允中徐命聖俞彥鎰等疏河廣章下註後單每引為說河廣一章專言不可過隆之義朱子訓朱氏說詳矣渠輩取證單行句語甘於悖經之罪至於晉明帝荀氏事是書所載只是封建安君一条不過目中之起事而已豈有褒揚之意又其被譴元帝茅宅供奉等事皆不載其中渠從何得見自不覺誣妄之歸若其璿源云者當時掌事不能釐正之責不免公議之斥今乃欲籍重為口實以欺我 聖明也○承吉朴彙登啓即令立祠建號

猾禮當然向來凶黨前既杖殺重遇後又營護賊述使 殿
下不得措手生負李箕重等百餘人一疏與鄭亨益朴弼正
等一串貫來持降 明旨以正其罪○趙泰耈 祖宗故
事有可以傍照者在昔 元宗大王私親祠宇墓所追封之
節今可按而行之至於別立名號於禮無徵只令禮官定其
祠號以寓 聖上哀慕之孝思實合事宜○副學李明彥疏
筵臣以追報陳達半載尚未舉行臣竊惑焉宋仁宗時有漢
王議程叔子守正論而有曰當尊稱為漢國大王我 宣祖
追崇德興也先正臣李滉引漢議為說曰宜為德興大院君
今可傍照矣或有以仁嬪故事為援者而仁嬪之於 仁廟

親為王母則與今之追報所生情禮有間只稱嬪號似欠殊號之義嬪字上特加一大字又用大院君立廟本第例別立祠廟於本第享祀一依仁嬪例舉行伏願議大臣充定之大禮

○前正郎崔瑬上疏 殿下自在春邸備經變恠若具幺言逆疏至于任敵而極矣今至二十年之間一任偃息令李賊述之首已懸藁街如任敵者亟命有司伏正王法志述所懷書進時齋儒同參者及趙徵金禔之相繼投疏者尚無竄殛之舉故亨益之絕悖鄭正之無嚴若此不已亟將齋儒同參者及徵禔亨益鄭正輩一并置辟又曰故參判姜世龜辛巳一疏羽翼 春宮伏願易名贈秩遣官致祭

○忠清道儒生

許壁疏辛巳之變尚忍言哉　先王成命既下則　殿下雖欲竊負而不可得也日月荏苒廿禩寒暑履端之初此事不可緩也巫蠱之獄自古不宗漢武帝皇太子不得其終我中宗後宮王子皆被其禍況此妖巫賊婢之言遽成斷案在殿下自盡之道宜下哀痛之教以慰地下之含冤而隱忍三年尚未為此者何也豈或為遵先無改之說所沮上即己卯之冤　宣祖雪之己丑之冤　仁祖雪之苟知其冤雖在臣下擁雪之何獨於今日不思所以雪之乎況貞陵羅於　太宗而　顯宗復封之昭陵毀於　世祖而　中宗復葬之及夫　先大王之　端宗追復姜獄追伸當法祖宗又在於是

又曰倘以孝子慈孫有不可掩者則仲雲之擧雖不得提論追報之典亦不可已夏禹爲天子其父雖如崇伯祠以南郊何嘗以得罪於大舜而絶之乎班仲爲侯則其父雖如蔡度而享以宗廟何嘗以得罪於武王而絶之乎此爲僖照之明證也漢戾太子與皇后發衛卒綱目特書叛則太子母子之罪有不可逃者然而宣宗嗣位其祖父復爲太子曾母復爲皇后此實發於人情合於天理孰得以不可乎又曰臣嘗與李夢寅畧議封章請誅孽幺緘封在髓耿耿逾時又曰緹縈號籲九闕終全父命匹婦之孝有如是子爲千乘之君身抱九幽之寃伸暴無日如使緹縈聞之以爲何如耶○清州儒

李德培疏亂賊何代無之而莫今之賊也擅弄朝權敲撼天
位具機已發於戊辰定號之日其流必窮於昨年節目之議
無君之心自有傳法一自 殿下誕生之初亂賊之輩已有
陰害之計致祥師命之罪 先王洞燭而深軫大計早定國
本幺臣時烈敢引不敢引之宋朝故事顯有不滿之意壽興
龍翼諸人迭相沮遏當時王法莫行於巨魁及至甲戌餘孽
復張辛巳之事尚忍言哉 殿下遭罔極之變圭瑞禎翊等
乘機逞憾僻野老臣情忠抗疏至陳子毋麃之喻羣獄齊起
竟準投畀自是厥後春澤漸成之世曰張大之柳流之疏出
而羣情愈宄人心皆悲 殿下私親特以 殿下爲子故遺

此囙極之變至於林溥之獄不利二字雖以凶集之賊心亦
不敢諱而畢竟撲殺李潛罄盡腔血請討向刃之賊　殿下
得有今日莫非斯人殺其身之力也又曰頋賊獨對中外忍
々元老异痰景像遑々至於昨年骨讀代理之舉而極矣自時烈至
今肇賊一串貫來　殿下之危迫在呼吸何幸　祖宗嘿佑
我　聖躬起逆屢之諸臣畀討賊之大權首豪寵擢身居鼎
軸者皷救志迷馴致命均殺士之說莫恠乎亨益弼正箕重
等接跡而起動辱　殿下少無顧忌也又曰今日懲討不但
以四凶為首必以凶烈為魁為烈之爪牙心腸者一并以逆
勘律抱忠陷辟欽究泉壤者亦宜昭雪〇忠清道進士吳斗

錫等四百餘人疏先嬪誣獄之冤胡至今不伸耶伊時獄情不過曰設神堂也埋雀鼠骨也神堂之設爲保　聖躬也至於雀鼠一節若經年所埋則必有所傷宛然如昨此辛獄之至今致惑者也漢時江充與黃門蘇文等誣戾太子而陰敎胡巫造成木人則辛巳之獄安知不由於此其時大臣崔錫鼎創設有難赦之罪爲言設有二字明有深意秉筆李命世抵充爭執希旨姜世龜疏引子母鹿之喩承旨申壞疏曰使玉石區別嶺儒柳沆疏曰誣獄曰虛套林溥之疏則曰一種陰邪之徒有不利之心京儒李潛疏解溥疏而春澤謀害之跡畢露無餘則諸賊之嫁禍於先嬪者豈不專由於謀害　殿

下手然則先嬪遇害以 殿下為子故也又曰亂統賊時烈
當 殿下定冊之日敢引宋朝事則辛丑之漸已作於時烈
矣逆臣師命致祥亦以時烈之黨並伏邦刑則辛獄之漸緒
發於師命致祥矣么人春澤又以師命致祥之黨不利之說
出於尹順命之招則辛獄之漸畢露無餘及辛獄之成也世
白進么言東彥進么疏竟致罔測之禍圭瑞重泰楨翊之徒
繼進么疏皆以罪人之子目我 殿下則諸賊將欲謀害
殿下先禍於先嬪者無餘地矣賊臣昌集按治其獄順命招
中不利東宮四字肆然拔去此與春澤和應之致也又曰辛
巳以後么黨盡戮柳沆姜世龜則竄逐之林溥兄弟則撲殺

之趙重遇則杖殺之至於鎮商則沮抑 殿下之望哭此則
俾絶子母之計也賊述則創起凶論此則陰罪先嬪之計也
昨年湖儒三千嶺儒累萬討逆之疏兼進辛巳之事喉司騎
首從中沮撓啓迪則凡有為先嬪之疏一並以竄逐杖殺為
主聖復昌集頤命泰采健命之後投疏陳創謀移天位有抗
章益彌正箕重寅明換面迭出穿塞建祠之議置先嬪於因
敵之科驅 殿下於無母之地即者盧世稱疏請討四凶伸
辛獄金灘作以昌集門客欺罔君父閉塞言路又曰自有辛
獄以來立異於伸雪之論者汲汲引進今日銓長又從此習
如諸賊之賣國誣上罔當請討不服而唯彼泰耉身居首席

終無一言抑獨何哉臣等以爲先嬪之冤枉可伸追報之節
持其茅二件事○前典籍李三岭直講鄭翻正郎崔鎣前都
事李嘉運疏辛巳之事變出暗昧江充木人之變申生狐裘
之難往迹雖掩獨非奸人之搆成乎嶺儒柳沆近千人疏下
廬無而竄於海外林溥等數百人疏陳謀害而殞於杖下京
儒李潛疏論向刃 春宮之狀而抗節衍陽國人之稱冤可
見矣慈懷之於 先大王不過近屬之親而猶且改報以
殿下所生之親獨不蒙伸雪乎向日筵中只蔽追報之論祠
屋之差改祭祀之稍豊不幾於草草塞責乎還給○嶺儒李
德祐等疏啓閒追報之請塞責而止伸下一節畧不舉論乃

敢擬於不敢擬之仁嬪何也 昔年賊敵凶疏臺啓只請編配
亦何也逢黨推戴者願賊凶謀醖釀者春澤逢觀其疑狀於
十七年之前非李潛乎潛疏左右前後莫不向刃於 東宮
者至三乎謀而驗矣追奬李潛拿鞫賊敵然後快伸先嬪之
冤使不至於無毋之域云○圻儒權瑞鳳疏請治洪啓迪尹
志述任敞罪金李兩大臣戮屍仍伸辛巳事○嶺儒崔鳳儀
疏請伸辛巳獄○尹淳金始煥朴弼夢沈珙等疏斥李德培
許璧等許璧定配○右相崔錫恒啓李明彦論追報以某府
大嬪爲定依此擧行祠宇本宮內營建墓所守直定十五名
四時忌祭需依愼嬪仁嬪例封進 上曰依爲之○吏判李

光佐疏爵號有私厚之嫌不如因舊勿改云云〇癸卯五月判
敎洪萬朝疏 殿下臨御宜謁私廟而一年二年荏苒至此
寧不歉然〇楊州儒趙宗世疏請雪先嫡寃 駕幸私廟追
行肴奠禮云云〇癸卯六月大嫡廟擧動〇大嫡房奴擊錚
原情國家雖以外孫奉祀外孫貧賤無守護祠宇之道一箇
寘孫罪錮於千里之外祀將絕云云甲辰又擊錚原情矣上
典初娶生一男希栻後娶生一男即希載也一女即大嫡也希
栻無后希載三男長淑次次卿次終卿希栻妻李氏以淑擬
繼后淑早沒淑妻南氏連坐爲婢名賓愛也次卿被律終卿
年幼爲奴今上典寘孫只終卿賓愛而已伏乞立宗云云

命特放賓發終御臺啓請還收不允○龍仁呈左相崔奎瑞
疏近日逆獄臣初不得參問終未參賀班乞付有司明其罪
狀 先朝曾以國有大事一不上來明臣之罪仍有放卜寒
心之教敢以議政官啣歸拜 先王于○府啓頃年湿科李
星彩及其子圓春文皆出進士尹時鐸之借述時澤以表人
入場圓春初不赴場并命拿鞫依啓忠監查報時澤表服入
場之說脫空圓春借文云者歸虛云兵判柳鳳輝疏尹時澤
秋曹承款不啻明白律文内禫衆從吉金家從違考律定罪
時澤流三千里圓春定配○禮曹啓德興大院君奉祀擇定
事右相議弘述至於祭籍弘逸以弘述之兄奉祀重雖自弘

遞以下并罷繼金一鏡啓収諸宗議擇定進士李弘模超通

政何都正奉祀 ○ 正言鄭壽期疏曰故副學趙持謙故執義

韓泰東義折奸萌爲士流標榜奸變亂立撤祠宇尊孫詐誣

右臣抱誣臣謂持謙祠宇斯速復享泰東受誣事鎭商方竄

雖不加罪其書収還以彰兩臣擊奸之風李翊干證逞獄不

盡人類其任晚成帙鄕生投章復官臣謂師命翊亦宜追拿

又曰左參贊姜現宗錄之任左賓客洪萬朝賓僚之任宜可

遞政又曰睦來善無毋之罪可勝誅武金吾因其孫天任上

言請復官金吾堂上沈檀金重器柳重茂金一鏡推考還寢

來善復官之命 ○ 正言韓師得啓慶盈金東弼辛丑竄配餘

孽置諸禦扶周恤謫客如 係親戚請罷職依啓○正言趙翼
命趙鎮禧啓李德壽稍以世交附麗賊集賣友獻諂舊習不
除稍以陳戎營救晩成肆然無忌請罷職不允○權益寬金
重熙啓洪致中奸侫之狀臺啓詳矣前冬備忘之下凛在鄕
列袖手傍觀末乃受憐凶黨猥擢八座請還收〻用之命洪
致中疏辛丑事其時待罪於都聞報寂晩才詣都下庭班已
撤今乃勤譜之袖手傍觀云〻李聖中啓洪致中向被權奸
吹嘘畀占八座國事綴流曾無一言之救心迹有不忍正視
請罷職○正言朴弼夔疏金演不合度支之長李德壽金始
煥鄭錫三不合玉署長○吴瑗領相趙泰耉啓辛丑變時故

叅判權珪抗疏遣刑宜加褒贈依允趙泰億曰挪復明當庭
請鞫時挺身立異擢用何如　上曰依為之沈擅曰故幼學
李潛故叅判夏鎮子也曾在　先朝疏陳　殿下在東宮時
謀害諸凶有前後左右莫不向刃　東宮等語及白望招出
如合符契先見之明非人所及宜褒贈　上曰依為之○幼
學林柱極擊錚原情矣身父溥當　先朝丙戌　聖躬在儲
纉陳忠發身殞樹楊蓋辛巳之獄謀害　東宮之説出於鞫
招賊集單掩匿不達敵及蚕瑞等投疏因測臣父疏而暴之
謀害　東宮四字歸於凶人春澤〻〻拿致之後禁吏姜以
徽巧摸矣身伯父泓筆跡中間作慝莫非春澤之黨也矣父

流島儒生李潛繼疏曰溥疏實出宗社大計而潛杖殞矣又復繫囚三箇兄弟一時羅禍伏聞有李潛褒贈之命矣又漏隱恤之典豈不極究乎云云 ○兩道儒金壽龜館儒黃昱等疏斥先正宋時烈請復尹宣舉尹拯官爵趙泰耇爲崔錫恒請從儒疏 允下 安允中鄭鎮緯疏下并被竄金范甲等疏請出宋時烈道峯書院配享 允下 姜祖烈羅廷一朴萬源等疏下并被竄 詳見懷尼始末 ○持平沈珓啓書院之出蓋後學尊慕先賢未聞生者身自經營也栫棘罪人鄭澔乃於槐山達一院道路相傳以關鄭判書生書院避役之徒趨附作一逋逭所不可不即速毀撤 ○持平申致雲啓一種陰邪遞相祖

逆權尙夏李喜朝鄭澔之屬寔繁其徒尙夏本一庸鄙陰散
撥拾僞名喜朝之邪險鄭澔之憯毒其欺世禍國之害烈於
洪水猛獸澔及喜朝旣施屛裔尙夏不可以旣骨置之請追
奪官爵連啓當顚賊獨對之日尙夏身居三事終無一言及
至告 廟有命詢于大臣集則沮遏夏不收議表裏和應此
與喜朝之職在憲長越視君父之危澔之投進凶疏顚訟亂
賊之罪曾無異同云云 荅權尙夏依啓幼學洪禹著尹萬
東李德濟李觀鎭金致福 柳懋徐命臣等疏今月先正宋時
烈享祀出焉凶穆之院宇屹然世道無可言又有致雲者誣
辱先正臣權尙夏云云致雲即逆晃之曾孫以逆豎狎客之

宗華爲祖以奪嫡亂倫之輯爲父渠何敢自比入類至此乃達
不道斁敗彝倫等語加之於先正耶其所謍國反君絶父子
七字正所以形容渠三世罪惡也陰通鄭厦構禍本國眞所謂
謍國也附麗賊堅同謀密叅眞所謂反君也仇視其侄欲務
宗祀眞所謂絶父子也彼其子之子孫怨怒善類非一日矣
致雲必欲甘心於先正者所謂非鄭之仇乃子西也云云持
平趙鎭禧啓國法方行乃氣益肆究厥源委寔出於詩禮之
賊此憲臣所以請正權尚夏之罪也洪禹著以顚集遺孽啓
迪至親顯訟罪人沮亂國是請洪禹著遠配係啓乃斥儒金
弘錫等上疏托以牛溪下誣請追奪宋時烈官爵又請削金

昌協職名又請以成文濬配享坡山書院前府使魚有鳳前副學李夏坤疏下先菴証正言趙趾彬啓戚里干預朝論焉有鳳自稱金昌協門生伸救逆魯請罷職不叙答勿煩○正言趙趾彬啓前副率李夏坤不念凶黨之不可同戚里之不可聯名醜辱士流不少顧籍請罷職依啓○獻納李廣道啓前府使沈廷輔戊戌 先大王親降御札諭以立後廷輔取從弟廷冑子師淳為子矣師淳嬰怪疾夭廷冑蔡宮婢華形跡窮詗皆以廷輔妻埋凶之致情跡畢露妻子師孟敢生獨脫之計取納簉丸即鄭澔妾為師孟亡弟之妻母者陰嗾師孟之母資助凶謀書也師孟母子意望在承重視師淳如仇

果爲造發師孟發毋密札證毋罪惡忽爲獨生計廷輔爲保
全師孟之計使其妾自斃使不得窮覈請師孟及鄭澔妾因
禁府嚴刑得情依啓○領相趙泰耉卒逝啓左相崔錫恒以
李光佐拜相陳達卜相右相李光佐
○承旨入侍時 上曰大臣無狀左相拿鞫嚴斷玉堂爲匡
救進伏 上曰玉堂并拿因承旨罷職都承旨李真儉請在
賓廳請還收之際 傳曰一時之大處有過擧承旨史官更令
入侍左相處遣史官慰諭事下教右相李光佐入侍稟達左
相嚴旨亦在還收乎 上曰崔錫恒之習極爲無嚴右相伸
救尤極非矣光佐更達 上曰國亡則亡矣臣子之待君父

豈容若是左相崔錫恒徑遞遠竄光佐更違縷縷承旨李真
儉亦達 上曰李真儉削黜光佐又爲陳 上曰然則過矣
推考光佐曰大臣無推考之事矣 上無叢落崔錫恒待命
勿待命事傳諭 答錫恒劄一時之火有過當之舉既亦悔
悟卿其安心○右相李光佐啓閭巷以侍女擇選事騷擾云
一依定法良人女子更勿選入 上曰依爲之○司諫李真
淳啓湖中僞做批旨扶餘縣監李萬根送人謄來則稱曰
答京圻儒生李揖疏批而下語指意極其非常 君上批旨
自地矯誣僞本出處李萬根爲先拿問依啓僞批傳播人趙
泰呂令捕廳嚴覈禁府啓 僞批以看做作之人李垌所告洪

得輝令捕廳窺捕兵判柳鳳輝疏偽批事趙泰吕則以爲奈
見於李華重傳示之際李華重則以爲袖來於李埛家李埛
則以刑曹退吏洪得輝出示仍謄置云刑曹吏案無此人名
識案又無此人皆諉已絕埛累次嚴刑特爲减死定配○掌
令朴長潤啓頤賊所撰誌文改撰事云云右相李光佐議
先朝庚午有請改 先陵誌者 先大王以爲穿破殯宮爲
不可只命改撰付之史官今依丨已行例合宜領相崔奎瑞
議改撰雖正當理安極重難 傳曰安徐正言黃晸啓改撰
斷不可已 上曰依爲之
○甲辰進士姜復明等疏請贈領相姜栢年清州俎豆之祠特爲

宣額事○進士鄭鳳徵等疏 文敬公尹宣擧贈判書尹文擧
文忠公俞棨先正臣尹拯四賢錦山祠乞宣 恩額家禮源流
尹宣擧俞棨講確用工彼此無間俞相基謂其祖獨編權尙
夏鄭澔之徒誣辱尹拯歸之於掠美歸己弁諸卷首 先大
王命史具文不幸旣史之書復藏秘府伏願取其序文畀史
云云○幼學高用楫等疏臨坡有故副學金錄故判書金集
祀贈吏叅臣趙涑特許合祠○幼學安鎮等疏文敬公尹宣
擧祠在臣鄉乞以文成公 尹拯幷享○李眞洙李眞儒等請
撤先正宋時烈祠院疊設者右相李光佐請只收恩額華陽
院外皆收額○右副李仁復疏向日宰臣以撤先正臣許穆

書院恩額遂奏此何言也歷數名儒其有如穆之粹然無瑕者乎院啓李仁復改紀之初乃以世所謂四凶等語筆之章牘中不欲直作之加之以去所謂三字何也又於疏論許穆院額事以先正二字粹然加之且以粹然無瑕爲言請罷黜依啓の龍仁呈領相崔奎瑞疏臣當初屏退既不得以情宲仰暴於　先朝殆二十餘年未嘗以私身自處自明於人昔　皇明儒臣薛瑄見曹石勢盛謝病而歸後石果作亂曹則稱兵犯闕瑄畧無一言動處林下八年而終臣所遭適與之相符臣於辛巳丁酉不得以一言輔　聖躬辛丑冬禍機已迫故趙相泰耇移書勸臣赴急臣執書以泣而終不得動身以此

事狀可以復出世路乎臣以暗昧去國負 先朝又以不赴
國亂負 殿下以其有自廢一節今乃奪臣自廢之節則臣
何立於覆載之間哉云云○持平李匡德疏豐昌府夫人移寓
驪湖年衰病篤目前相依只有一鎮遠云云遠謫一朝遽然
毋子不得相見則 先妣在天之靈豈不慟懷伏願特放鎮
遠云云○左相崔錫恒卒逝啓錫恒形貌奇怪入翰苑李玄
祚詩戲曰何物奇形院裏過望之堪笑亦堪嗟擅来兩眼如
鷲兎步上層階類躍蛙手擎飯匙如扛鼎口猶蚓升似吹鑼
入閤疵事吾便見始覺今年厄會多一時傳笑北使曰吾来
東國二壯觀一錬光亭一崔尚書可歸說中國云崔為領伯

新迎時一妓仰眄笑之裨將捉致將罪之崔曰吾或對鏡不
覺自笑況初見之女乎勿罪之
○甲辰八月初八日 傳曰申時昌慶宮環翠亭移御藥房
李光佐口傳啓 聖候彌留自今日臣率諸醫直宿○二十三日都提調
李光佐啓本院去差備稍遠司饔院移來敢啓粟米飲連爲
煎入二十四日 王世弟因內敎 下令錦平尉朴弼成勳
都金俊衍饔主沈維賢入侍事 下敎 王世弟 下令宗
廟社稷三角木覓等處祈禱祭即刻設行 內敎曰咸原君
魚有龜起復入侍 令曰宮城扈衛
○二十五日丑時 上昇遐于環翠亭 王世弟下令曰

被髮乎否乎問議儒臣 令曰小斂明日進行事分付二十
九日禮曹嗣位節目 令曰今遭崩天又見不忍聞之事心
膽如裂此事遽給政府舉百官達辭嗣位事 令曰更勿斯
言少慰予心連達連不許○二十七日李光佐達梓宮內處
不足至過二寸 孝宗國恤時附板用之今亦更無他道
答曰稟于 坤殿別附板用之爲教斯速舉行○禮曹啓曰
被髮與否問議儒臣則以爲五禮儀斬衰條有 王世子大
君以下被髮之文 邸下 於 大行大王有繼體之義一依
五禮儀舉行恐合禮儀 答知道依儀施行○三十日 王
世弟嗣位須教々文趙泰億製進○司直李仁復疏 王大

妃服制以齊衰朞年云此何禮也　大行大王以　肅廟長
子作廟社之主則　慈聖受服經禮所謂齊衰三年者也議
者雖以國制爲言而　顯廟末年覺悟釐正獨非已行之國
制乎況　端懿王后初喪時　兩殿服改以朞年不用大功盖
取嫡子三年之義而今於所重之地反殺而行之抑何意哉
答問議稟處李光佐議　孝廟　顯廟登遐時　慈聖服制
遵用國制乙卯雖因尹鑴言有改磨鍊之擧厥後　端懿王
后服制　聖批明以國制爲斷其所改定亦不出於國制則
盖取三年之義云者何據而發也云云　賛成鄭齊斗議畧同依
議施行○府啓　大行大王初屬微恙諸御醫不能對症進

藥迭試攻補遍至罔極諸御醫并命定罪主簿李公亂以頻
詳醫理得豪議藥之列而以樹已見迭試攻劑及夫大漸退去
偃臥於永禧殿齋室請拿鞫處斷魚有龜因 下教待以生布
麻帶進詣 大內事體未安政院不能檢察該承旨推考
答係啓の權聖徵方震發許玷白興銓金壽烽玄悰綗李公
亂拿因李公亂遠竄諸醫削職右相李光佐因御醫拿鞫啓
待命金吾句待命事傳諭の領相崔奎瑞二十七日來詣闕
外即爲入來之意承旨往諭而啓臣伏聞崩天之痛蒼黃罔
極堇〻得達垂死之狀近侍目覩未由趨承伏地哀痛敦諭
每啓回啓臣負罪 兩朝合被萬戮今日又不能自盡臣子

之節云〻敦諭三啓回啓臣偶蒙先解職名可以少延須臾

之命一近蒙魏云〻又疏司直無補拜云願以司直崔奎瑞

入來書畢入唊　殯殿云〻　答可不從先以安卿心謝恩

行司直崔奎瑞

景宗朝

相臣錄

領 趙泰耉 字德叟號霞谷師錫子追施逆律

左 崔奎瑞 字文叔號少陵又艮齋又魚谷諡忠貞

左 崔錫恒 字汝久號損窩鳴吉孫錫鼎弟

領 李光佐 字尚輔號雲谷文魁白沙玄孫養窩世龜子追奪

清白錄

尹趾仁 字 號 判書

宋廷奎 字文卿號迂叟監司

金斗南 字 牧使

姜錫範 字 都正

李明浚 字 府使

廟庭配享錄

李濡 領相惠定公見 宗相臣錄

閔鎮厚 兵判忠文公

補遺